

達悟族karyag拍手歌會： 消失數十年後的重現

タオ族のKaryag手拍子歌会：消失から数十年後の再現
Concert of Tao's Karyag Culture: Reappearance After Decades of Vanishing

文 | 呂鈺秀 (台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教授)

圖 | 呂鈺秀、王穗筑 (台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碩士生)、陳耀恩 (專業攝影師)

3月23日星期六晚上七點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禮堂有一場音樂盛宴，是達悟族karyag^(註1)拍手歌會音樂復振計畫的成果發表。當天兩百多位的觀眾擠滿了禮堂，不只貴賓雲集，北部的達悟族朋友，也一起來欣賞他們幼年曾朦朧聽過，或甚至從未接觸過的島嶼聲音。節目開始首先播放了karyag在島嶼上復振過程的短片，並以導聆搭配著歌謠的演出。演唱完畢，獲得全場熱烈且持續不斷的掌聲。我是這次復振計畫的主持人，看到聽眾對於演出的肯定，心中感到無比欣慰。以下將與讀者共同分享復振過程中的甘苦。



2024年3月23日舞台上，復振班的團員一面拍手一面歌唱。(陳耀恩拍攝)

二十年前的發想

2004年我曾進行蘭嶼達悟族音樂普查計畫。由於是普查，希望能留下當時在部落已無法聽到，卻曾見於文獻的karyag。因此召集仍能演唱的歌者，在漁人、椰油、朗島、野銀四個部落，進行了模擬karyag全程的錄音及錄影。

普查結束後，感受到karyag的存在岌岌可危。許多部落傳唱karyag的高屋因興建國宅而被拆除；本屬於年輕男女交往時的活動，隨著



2004年朗島部落重建拍手歌會現場實況。(呂鈺秀拍攝)



2004年椰油部落謝明棟耆老的高屋中，正在舉行拍手歌會重建錄音錄影。(呂鈺秀拍攝)

時代變遷，不必再依靠karyag相互認識。加以蘭嶼在二十世紀後半期，進入台灣社會經濟體制後，為了賺取生活所需貨幣，蘭嶼年輕一輩，大多到台灣本島進行林班、紡織、建築板模等勞力工作，或至讀書深造，karyag漸漸失去了傳唱者。加以許多人認為，karyag並非達悟族重要的歌謠形式，沒有必要進行研究保存。

但對我而言，拯救一項快要從世界上消失的樂種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不知道未來是否會有族人希望了解這種音樂，卻因我們沒有盡心研究它，而讓karyag成為一個不可解的謎。因此普查結束後，立即展開了karyag的研究。

研究過程漫長而艱辛，許多耆老會唱卻無法表述如何唱，演唱時的專業術語也需要建立，一切都耗費時日與金錢，但終於在2007年能將初步成果出版成專書《蘭嶼音樂夜宴：達悟族的拍手歌會》。書中除了對於拍手歌會的神話傳說與口述歷史進行梳理，並做了演唱邏輯、歌詞意涵以及社會語境的文化詮釋，還對116首karyag夜晚的歌以及52首peycamarawan天亮的歌之歌詞進行羅馬拼音翻譯，另外附上了一張光碟片，呈現精華歌聲。

族人想學karyag

日後我的研究轉向，有十多年未再踏上蘭嶼。2019年因策展一場達悟族音樂會，再度進入島嶼。在我獨自騎摩托車環島時，遇到了朗島的謝永泉老師。謝老師以前是神職人員，較為忙碌，我則因當年研究主要住在朗島部落，與他有點頭之交。他邀我至他家，說他已經退休，中風後因練習吉他，讓他的手指再度靈活起來，因此現已是一位音樂人，希望以族群傳統歌謠作為他創作的素材，也希望karyag歌聲再在島嶼響起。然後拿出2007年我送他的專書對我說，要我教族人唱karyag。

我驚訝不已，曾聽說在我之後，有其他學者進入島嶼，繼續研究與復振karyag，島嶼也曾舉辦karyag活動。加以當年我的出版品，已提供錄音，書中也說明了如何演唱，此外部落耆老仍在，也可以教導他們。但謝老師認為其他學者的復振並沒有成功，耆老教他們演唱卻還是學不會，因此希望我能來幫助他們。耆老以傳統方式教導下一代，為何面對這種歌謠時卻失效了？在好奇心驅使下，我接下了這個任務。

(註1) karyag，字義為「拍手」，指makarang高屋落成或夏日月圓時，在高屋內舉行，男女一起，邊唱邊拍手的一種活動，也指歌會中夜晚所唱的歌。

復振範本的建立

2004年的錄音雖提供了許多樣本，但每位歌者的演唱都有出入，以至我並不知，如何演唱才算「正確」。由於教學在即，只能先從專書所附光碟，選擇一首歌詞較短，旋律轉折清晰，且演唱者被公認為部落優秀的歌者，依照他的歌聲轉韻，譜寫了獨唱部分的教材講義。

至於獨唱完畢後的眾唱旋律輪廓，由於每一首演唱的都非常不整齊，早期音樂學者們認為，他們演唱的是某種特定音程所構成的複音

音樂，或學者駱維道則認為，其為一堆音同時進行的「串音」(tone-clusters)。因此只好先請兩位耆老單獨吟唱，以決定眾唱部分的旋律線。但分析兩位耆老的演唱後卻發現，二者仍有出入。最後只能比對既有錄音，選擇較為精簡，雷同性較高的旋律輪廓，訂定一個學習範本。為了教學，我還發明了針對此種音樂的線譜，將旋律依照聲音高低畫出，並對長短音、快慢速度等，進行了寬窄不同的書寫間格區分。

另一個教學難點在於歌詞要如何套入旋律。每句歌詞長短不一，如何將其加入每次演唱基本相同的旋律？由於歌者無法解釋，套詞問題困難重重。直到某一次訪談，耆老提及獨唱者拍手前的旋律，僅套入很少的歌詞，主要歌詞是放在拍手後；另又提出眾唱部分，大家演唱兩次主唱歌詞的後半段，透過這個邏輯，終於將唱詞套入了旋律之內。

學習過程的阻力

1. 傳統與現代教學法的碰撞

進入演唱教學時，問題繼續浮現。教學安



2023年復振班第一次正式上課。(王德氣拍攝)

排上，本是準備先學習一些困難片段，再進入整體吟唱。雖然我也跟謝老師提及，歌詞須先朗朗上口，因為有些部分，必須快速唱誦歌詞，但謝老師認為我進島嶼教學，可先教會他們無法自行學習的旋律，歌詞他們之後可以慢慢練習。不過第一次上課時，當地耆老卻堅持必須先把歌詞熟讀，才可開始吟唱旋律。

另外教學的第一首歌謠，演唱的是椰油部落的版本，但我們的歌者多居住於朗島部落，練習場地也在朗島，因此朗島耆老認為，應採用朗島的發音。第一節來上課的學員很多，但因耆老提出質疑，第二堂課人數減少了三分之一。之後又因karyag並非那麼容易朗朗上口，能在短時間馬上學會，以至許多沒有很多時間常常來上課的學員，漸漸因跟不上進度而不再出現，歌者數目逐步遞減。

2. 常常「迷路」

教學方式為一句一句的跟唱。我將樂曲進行了拆解，分段教學。有時練習獨唱不拍手部分，有時練習獨唱拍手部分，有時練習特定的拍手節奏，有時練習拉長音，有時練習特別的裝飾音。但畢竟這種旋律曲調對於族人來說，



我們復振班團隊合影。(陳耀恩拍攝)

過於陌生，既有有聲資料中，每位歌者所唱又差異頗大，加上歌謠前半部並無固定節奏，音高在大二度的兩個音之間徘徊，歌者，他們會一邊工作一邊練習，卻常常唱一唱就「迷路」，不知自己已經唱到哪個段落哪個音了。因此又有學員打了退堂鼓。

古語歌詞對於學員，也是一道很難跨越的鴻溝。對於大部分人而言，唱歌必須懂得歌詞的意思，但古語族人已不再使用，年輕人更沒有聽過。透過歌謠的學習，年輕人又抬起了耆老所使用，屬於這個社會最高級的古語。學員以學習外語的精神，生吞活剝，死記硬背這些文字。如果問他們是如何堅持下來的，我想主要是這些學員，都是島上非常會歌唱的族人，且都有無論如何，想排除萬難，學會這些歌謠的精神。否則一次又一次不知所「唱」，也是很讓人氣餒的事情。

3. 風的阻撓

練習場地在朗島，時間在旅遊淡季的冬天，使住在島嶼西南部漁人部落的另一群歌者，常常必須頂著寒風來學習。有時因為東北季風過強，加上風雨交加，漁人部落歌者因而

缺席，以至於趕不上進度。加上島嶼受季風影響，對外飛機與船隻經常停航，讓許多有事到台灣島的歌者，無法按時回來上課。

由於每個人程度不同，我開始進行一對一的教學。經過三個月的時間，大家終於學會了一首karyag以及一首peycamarawan。四月開始進入蘭嶼觀光旺季，歌者們忙於各自的事業，聚集在一起練習的時間有限，常常無法全員到齊。七月，謝老師藉著島上「草地音樂節」活

動，在邀請他個人的演唱段落中，特別讓團員初試啼聲。雖然仍被認為與老人家相比，演唱稍嫌生硬，但基本均極肯定他們的練習成果，學員大受鼓舞。

十月開始本要安排再次較為密集的練習，但10月4日小犬颱風來襲，重創島嶼，17級的颶風，使得全島停水停電，家園需再次重建。拍手歌會本屬歡樂性質的歌謠，族人認為此時不宜演唱，練習全面停擺，這種狀況一直延續了一個多月。

到此為止，由於學習進度緩慢，讓人心急如焚，擔心音樂會是否能如期舉行。因此將每首歌謠獨唱部分，分配給不同的歌者，歌者只要負責自己的獨唱段落，眾唱因為大家一起，偶爾忘詞無妨，因此大家開始專心練習自己的段落。

4. 再次出發

今年1月13日總統大選完畢，我再次登島與團員一起練習。因為擔心忘記歌詞與旋律，團員極度依賴樂譜。除了鼓勵他們放下樂譜，也開始依照設計的整體節目流程，作為每次練習的順序，讓團員不斷熟悉整個成果發表會的展演。加上大家希望天天練習，我們也以汽車

載送漁人部落的歌者來朗島，讓他們免受風吹雨淋，盡量克服之前所遇到的困難，全面展開集訓。

來到台北

蘭嶼到台灣本島的交通，一直是讓人無法掌握的部分。本來團員要搭乘3月20日的飛機到台灣，卻因天候狀況不佳，19與20日飛機與船隻都停航，只好讓大家18號就提前離開蘭嶼。到達台北後，又緊接著繁忙的行程：記者會、彩排、錄音錄影、音樂會演出。

團員們認真地完成他們的使命，原民台以及其他許多電台和線上媒體，對於他們的復振進行了報導。而3月23日晚上的演出，更感動了許多人，尤其是觀眾的回饋：

我坐在師大古色古香的小禮堂中，閉目聆聽karyag（拍手歌），沒有樂器的搭襯，只有最素樸擊掌的節奏，歌聲有如波光顫動，我忽然明白，要復振的不光是歌曲本身，更是詠唱的靈魂。」
（范欽慧臉書）

達悟族人風格獨特的拍手歌令人驚奇，音樂文化復振之過程艱辛……您的付出辛勞，進而也激勵族人共同參與，獲得成功。（汪明輝）

從演唱、拍攝、文字稿撰述、達悟語的羅馬拼音、英文翻譯等，既精美且講究，從學術角度言之，則層次分明甚有邏輯性…（呂錘寬）

令人感動的夜晚，聆聽從蘭嶼跨海遠道而來的『拍手歌會』復振傳唱。『每首歌都像篇輕小說』，在吟唱中傳達海洋與生活的韻律、美感及故事。
（蔡慧敏臉書）

後記：口傳藝術的生命力

發表會中熱烈的掌聲，顯示計畫案已達成階段性目標，團員已知如何演唱karyag，也有能力自行學習。回顧自己在這二十年中，從透過計畫案，努力對即將消逝的聲音進行研究，希望將其保存於資料館、檔案室，到日後覺得音樂不應僅是被鎖放在冰冷櫃子中的錄音帶，而應該是充滿著活力，生生不息地被傳唱著的。這次的復振，團隊中二、三十歲的新生代，完成了傳唱使命，如果未來在蘭嶼島上，聽到一群人大聲拍手演唱著karyag，這即是他們世代傳承成功的甜美果實。◆



呂鈺秀

台北市人，1963年生。奧地利維也納大學音樂博士，現任台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教授。除相關專文，《臺灣音樂史》（2003；2021）、《蘭嶼音樂夜宴》（2007）、《音樂學探索》（2009）中都有大量原住民音樂

探討。近年成功復振馬蘭複音歌謠macacadaay以及達悟族拍手歌會karyag，並策展多場原住民族音樂會。



手機掃描QR CODE 填寫「讀者回函」

歡迎您上網提供對本刊的具體建議，以做為未來編輯參考。

感謝您閱讀本期《原教界》。本刊是台灣原住民族教育的唯一雜誌，內容涵蓋原住民族教育之最新情報、政策評論、校園報導、會議訊息、新書評介等，為原住民族教育工作者及研究者提供新知識與新趨勢，已發行19年共116期，並已全文上網（查「政大·原住民族研究中心」或「ALCD」）。